

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六　　宋　衛湜　撰

投壺第四十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别録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為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

藍田吕氏曰投壺射禮之細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

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因燕禮之閒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不能盡於射禮而行其節也庭之修廣或不足以張侯置鵠賓客之衆或不足以備官比耦則是禮也弧矢之事雖不能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志正體直審固而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閒者也原其始也必以燕

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為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興也

清江劉氏曰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君子惡其慢以褻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畢其身

以事賢也主人之請不怠賔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所以異乎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賔辟賔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尚人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濯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己也故尚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

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己則懟矜以怨忿以懟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内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為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貍首以順為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為禮也順為功故弗非也順為節故節可守也順為禮故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投壺之籌曰矢勝算則曰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貍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算數算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使樂之不憚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其間於貴賤軍國之間乎其用鹿中者

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之禮是以射禮言投壺也恐不必然

馬氏曰古之君子游於藝者莫重於射其次則投壺故投壺之禮多取於射之義其行禮之人則有主有賓有司射有弦者有酌者其行禮之物則有壺有矢有中有筭有馬以投壺之制而考於鄉射禮升降上下周旋進退大抵相似而投壺為簡而已然而參用燕鄉之禮故先儒謂說屨升堂乃請投壺也

嚴陵方氏曰壺之制主為酒投壺之壺其形如之故亦謂之壺春秋之時晉侯齊侯嘗講是禮然以卜興衰焉蓋失先王之禮意矣

金華應氏曰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春秋傳曰尊以魯壺周官曰其朝獻用兩壺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内缶門外壺則壺亦稍大矣原其始也必於燕飲之間諜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投壺以為樂猶擊缶以為樂也以

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制禮者因為之節文且用樂以宣達其情此投壺所由興也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鄭氏曰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

孔氏曰自此至曰辟一節論燕禮脫屨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賓辭許及賓主受矢之節主人阼階之上西面奉持其矢司射奉中中謂受算之器案鄉

射禮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此奉中亦然使人執
壺謂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北面所以
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賔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者以
賤略之也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
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為主人與賔俱升西階而主
人在東也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是大夫
士之禮鄭不云兕中略之也知是大夫士禮者以經
云主人請賔是平敵之辭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

云請於公不云主人請賓也非諸侯禮而經云奏貍首者别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虎而伏背上立圜圈以盛算

嚴陵方氏曰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攸司也夫人而為之可也中或以鹿或以

兕或以虎或以閭或以皮樹皆刻木以象其形鑿其背以盛算必象獸形者則以服猛為義因而為隆殺焉亦猶侯用虎豹之類爾必謂之中者射以中為善故盛算之器因以為名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為射之類亦以中為善故也奉之使司射所投謂之矢皆以是而已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

鄭氏曰燕飲酒既脫屨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

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為謙辭

孔氏曰枉謂曲而不直哨謂哨峻不正賓稱主人設

酒肴以待已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又請投壺樂已

是重以樂也案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

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

大射正為司射故鄭知請投壺亦在脫屨升堂之後

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為射以其詢衆庶

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嚴陵方氏曰矢以直為善壺以正為善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鄭氏曰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不得命不以命見許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

兩楹之間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

孔氏曰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遥受矢也主人見賓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皆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主人復歸阼階上北面拜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此言亦以止主人拜也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北面故也案熊氏

云以拜時般還或可東西面相對又以曰辟者是賛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

藍田呂氏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賓三辭而後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於射禮者不敢以禮殺而紓吾敬也燕樂而不淫禮殺而敬不衰此德所以修交所以久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鄭氏曰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閒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明為偶也賓席主席席皆南鄉閒相去如射物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筭於中横委其餘於中西執筭而立以請賓俟投

孔氏曰此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及進度壺并筭之節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

人主人於阼階受矢既受矢之後來就兩楹間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之位向西揖賓令就投壺之筵相對為位而共投壺也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上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也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大晚則於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七扶庭中大廣矢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

則二尺七扶則二尺八寸九扶則三尺六寸雖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司射度壺既畢反還西階上位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算鄭注知席相去如射物者以投壺是射之類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

隨長武注云笴長三尺距隨者物横畫也實算於中

亦約鄉射文

嚴陵方氏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

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算矣故此言執

八算也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

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

亦如之

鄭氏曰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為樂

孔氏曰此經明司射執八算起而告賓黨為投壺之法也順本也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算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算比投不釋比頻也賓主投壺要更迭而投不

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正爵謂罰爵下云正爵既行請徹馬亦稱正爵則慶罰皆是正爵以其正禮也既行謂行正爵竟也立馬謂取算以為馬表勝數也一馬從二馬者謂每一勝輙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三馬既立

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云亦如之者謂司射請賓之黨每事必應曰諾既竟則司射又悉以告賓者告諸主人主人應諾亦悉如賓也

藍田呂氏曰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荅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為入雖入不釋算所以責審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壺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於禮容節比於樂不尚於苟中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勝飲不勝即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正爵者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故以正言之算與馬一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算而算以計多少為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而馬以勝敵為義蓋算為勝者而釋故以勝敵為名焉一馬從二馬者勝少者附勝多者以為數也數成於三數成則可以為多矣故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山陰陸氏曰倒入幸入也比投比而投之言引手就

壺使入後世投壺坐欲四縣恐其比入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大師曰諾

鄭氏曰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

孔氏曰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鄭知鼓瑟者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為重故特云命弦者閒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閒疏數如似一也投壺者當聽之以為志取投合

於樂節故須中閒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今投壺發初即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諾承領之辭

長樂陳氏曰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為表裏故鄉射之禮命太師奏騶虞閒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貍首亦閒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太師奏貍首葢貍之為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

而擬度焉投壺者必奠而後發亦猶是也考之鄉射則命弦者瑟之工也觀太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知太師曰諾者以奏貍首必諧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也此其節比於樂也命酌者曰諾其容比於禮也

藍田吕氏曰貍首之詩言賓主以禮相會也猶瓠葉兎首不敢以微薄廢禮而忘驩也其詩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賓主之歡於是乎交非特諸侯之

事故卿大夫士所以亦得用也

嚴陵方氏曰以弦歌貍首故命弦者奏之閒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弦鼓瑟者也鄉飲酒記曰工四人二人瑟瑟先鄉射蓋亦命弦者變言太師重鄉射也閒若一言或閒亦或一也閒若閒歌一歌一奏閒一無閒焉以爲樂也非以爲節也投壺射之細也降射一等據鄉射太師曰奏騶虞閒若一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鄭氏曰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為右北為左已投者退各反其位

孔氏曰此一經論投壺中者釋算之儀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若矢入壺則司射乃坐釋一算於地右謂司射之前稍南左謂司射之前稍北

嚴陵方氏曰拾者更也與曲禮言拾級喪禮言拾踊同義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者主人尊賓故也凡言左右則以右為尊者葢左右以體言為陰故也左氏傳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鄭氏曰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

釋左右筭如數射筭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筭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筭以告於賔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賔黨勝與以勝爲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

孔氏曰此一經明投壺筭數之儀投壺卒司射於壺

西東面執算請曰賔主之黨卒投請數算二算為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别而取之一算為竒者一算謂不滿純者竒隻也遂以竒算告者竒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謂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若有竒數則曰竒假令九算則曰九竒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鄭注

一純以取至右獲皆鄉射禮文謂就地上之算以右手每一純别而取實於左手滿十純則縮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為一委每有十雙更别委之故曰每委異之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横於十純之西南北置之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數右算之法若數左算則總斂地之算實於左手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則總為一

委其他所縱所横如右獲也

嚴陵方氏曰賢猶勝也射禮言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是也干猶枚也與服衣若干尺之干同

山陰陸氏曰一純以取以手取之也以委委之而弗取也一算為奇遂以奇算言投巳若飾一算遂以奇數之鈞則曰左右鈞者詩曰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此之謂也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鄭氏曰司射又請於賔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升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賔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

孔氏曰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賔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賔主已許汝當

酌之勝黨弟子受領許酌乃以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養不能也鄭注鄉射禮文粢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引周禮典瑞文證灌為飲也

藍田呂氏曰勝飲不勝者以能養不能也君使士射

不能則辭以疾射者男子之事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以不能者為病病必有養當飲者跪奉觶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酒者所以養病也能者不敢以勝驕人爭求勝而辭養也不能者知不勝為已病不敢以已有病而辭養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君子之所以爭求勝者爭辭養而已故其爭也君子嚴陵方氏曰勝飲不勝當飲者則不勝者也灌者自上以灌下以勝者下而飲不勝故以灌言之酒所以

養老又所以養病故曰敬養瀧即觴也

馬氏曰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則其於禮庶幾不失故奉觴曰賜灌則受之以禮而不怨之詞也勝者跪曰敬養則獻之以禮而不矜之詞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鄭氏曰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

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請徹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爵乃行

孔氏曰此經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為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及徹馬行無算爵之事正爵謂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射請為勝者樹標立其馬也直當也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

一馬假令賔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賔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賔黨二馬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為榮乃以慶賀多馬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言為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賔主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倡獲而已未

釋筭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釋筭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筭飲罰爵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飲不勝之時賤其無能故耦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豐上則鄉射所云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授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

藍田呂氏曰正爵司正之爵也勝飲不勝所以養不能也多馬有慶所以尚有藝也正爵之行能者有慶

不能者獲養則民德歸厚

馬氏曰正爵既行請立馬則中多者有慶矣正爵既行請徹者則禮畢而飲無算矣立馬以表其勝徹馬以掩其不勝則投壺一用而禮義為備也

金華應氏曰勝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一己血氣之私也遜心生於物我之相忘天下義理之公也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先王制禮以調伏之於其取與辭遜之節尤致意焉投壺細事也亦有能否勝負之别立算

以計其數立馬以表其武既尚其能矣然勝負角立人之能否不可以一時而定勝者豈能全勝將有缺而不足之算不勝者間有得必有棄而不録之算兩俱無所成而已今也取不勝者不用之馬而補勝黨未足之算則零算不遺而勝算有助所以成人之美所以遜已之能以與人夫天下之義理無窮幸而有志於善者亦未免有獨為君子之心今也當勝負相角之時乃能推已所長以成人之不足而不以不勝

為慾焉其無欲多上人之心可見矣可謂達觀而無人已之閒者矣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鄭氏曰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為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

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褎隨晏早之宜無常處也筭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握素也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以柘棘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

孔氏曰此一節明算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明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今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於下視其坐視其所坐之人案鄉射及大射人皆秉矢故知四矢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引春秋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文證彼膚與此扶同也鄭注既稱腹容斗五升又云三分益一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為二斗從正數

計之以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為一升則一斗之積為三百二十四寸故鄭知此壺之圜囷之中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二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圜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

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壺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為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壺圜周二尺七寸有強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竒也鄭之此計據二斗之數必知然者壺徑九寸以圜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壺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

十一寸總為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寸之一餘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内但容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圜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壺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壺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為三

百二十寸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寸不盡是壺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注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算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圜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求合恐非鄭意

藍田呂氏曰五扶七扶九扶其多少之數以廣狹為之差皆陽數也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

容斗五升壺去席二矢半亦陽數也算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託其義焉雖小事有所不廢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中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用指以度

籌

嚴陵方氏曰謂之籌者以計多少為義謂之矢者以

觀中否為義五扶則二尺也七扶九扶則又可以類推矣筭長尺二寸者欲其有别於尺故加二寸焉毋去其皮則貴其自然而已

山陰陸氏曰鄭云謂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扶四指以扶可也謂之扶以此扶淺事也故亦或謂之膚即持五指也握亦五指也巨擘在外為持在内為握

新安朱氏曰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為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

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前經之所言者圜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葢壺為圜形斗五升為竒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圜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説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圜壺腹徑

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為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乃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

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圜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圜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借會矣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鄭氏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詞魯薛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憮敖慢也偝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浮或作匏或作

符踰或爲遥

孔氏曰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録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與薛有常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浮亦罰也浮罰之爵薛令弟子異於魯其意則同引晏子春秋證浮是罰爵之義

藍田吕氏曰飲燕之閒易狎童子之心易流令之所以飾其敬不令而責之敬則近於暴故令之而後浮

常爵猶言常刑亦罰爵也魯薛之儀不同記禮者兼存之文異而義同也

嚴陵方氏曰前曰正爵此曰常爵何也以禮言則曰正以法言則曰常前兼於慶故以禮言之此主於罰故以法言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魯同姓之親也薛異姓之親也記魯令著所以待同姓之禮如此故曰有常爵記薛令著所以待異姓之禮如此故曰若是者浮蓋曰若是者浮

則辭有不婉矣

鼓○□○○□□○□○○□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為

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

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魯鼓○□○○□□○

○半○□○□○○○○□○□○薛鼓○□○○○

○□○□○□○○○□○□○○□○半○□○□

○○○○□○

鄭氏曰此魯薛擊鼓之節兩家之異故前後兼列之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爲羞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此皆與於投壺

孔氏曰每一圜點則一擊鼙每一方點則一擊鼓頻有圜點則頻擊鼙頻有方點則頻擊鼓也此射與投

壺相對用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案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為司正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為樂者以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也

長樂陳氏曰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受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禮書又樂書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是投壺與射禮無異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取

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聞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齊晉之君盡常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為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卜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

嚴陵方氏曰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故記者兩存之

山陰陸氏曰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亦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别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鄧捷成

謄録監生臣陸紹臺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七

宋 衛湜 撰

儒行第四十一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此於别録屬通論

藍田呂氏曰儒行者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孔子不對因問儒行而孔子歴言之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識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於

義理皆吾性分之所當為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不知者力爭於一旦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有道者不為也雖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為儒矣此先儒所以存於篇今日講解所以不敢廢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

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鄭氏曰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為儒服而問之也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志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

孔氏曰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記

者録之以為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則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則夫子自謂也今此一節明哀公疑孔子之服為儒服遂問儒行為孔子命席方說儒行之事也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孔子自衞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掖謂肘腋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

袂之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為逢掖是大袂深衣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衣服之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差等未聞儒者之有異服也末世上下僭亂至於無別儒者獨守法度有異於衆此衆所以謂之儒服哀公所以發問也逢掖魯衣也章甫宋冠也少居魯則衣魯之衣長居宋則冠宋之冠因其俗而已非苟異

於人也故曰其服也鄉

嚴陵方氏曰逢掖之衣王肅以為深衣是矣章甫之冠郊特牲所謂殷冔是矣掖當臂之下其制特大則可以運肘故燕居之所服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則是宋之所冠也明矣公西赤掌孔子之喪用章甫之冠則孔子之冠衣固如是巳君子之學也博者無狹其所居也其服也鄉者不忘其所本也

山陰陸氏曰學不游不博博則其服宜鄉亦不忘本

也丘儒服猶問舜冠不對也

石林葉氏曰博學所以立本服從鄉所以趨時哀公所問者儒服而已故孔子答以不知也

晏氏曰逢掖章甫是乃儒服而曰不知儒服者唯恥服其服而無其行爾故必以其學也博先之蓋能博學則有其德又將以成德為行然後可稱其服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鄭氏曰遽猶卒也物猶事也僕太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代

孔氏曰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說則不能盡事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太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者若不代僕則未可盡也

晏氏曰物者事物之物也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以五物詢衆庶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皆若是而已蓋儒者之行非一事之可盡故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席上之珍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

孔氏曰此經明孔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修已立身之事珍謂美善之道如此者言如此在上諸事也

藍田呂氏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儒者之志也儒者之學未嘗不欲用於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三月無君則弔及其進也不由其道不仕也非其招不往也蓋知所謂自治然後可以治人知所以自貴然後貴於物也故君子之用於天下有待而不與求焉其學也足以為天下用非志於用而後學焉此韞匵藏玉所以待賈而沽之者也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儒者講學於閒燕從容乎席上而

知所以自貴以待天下之用也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皆我自立而有待義猶是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此四者之别山陰陸氏曰席上之珍若伊尹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是也

廬陵胡氏曰席猶卷懷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鄭謂席鋪陳盧云席坐席恐非

嚴陵方氏曰命席則與之坐也侍側坐對之也席所以藉物曲禮所謂執玉有藉是也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所以防外物之或褻尊之至也强學所以為已待問所以為人能為已然後能為人故强學乃能待問也忠信非由外鑠也故言懷力行者强勉之謂忠信力行在我之事舉取在彼之事也盡其在我之事然後足以致其在彼之事故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也儒者立身之本非有資於

人焉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晏氏曰以禮嚴分則君坐而臣立以道忘分則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魯哀公方與孔子論儒者之行是坐而論道者也故命席而孔子侍坐焉得非哀公樂道而忘人之勢乎君子比德於玉故稱珍焉方其藏器於身則玉韞於匵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於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夙在日出之前於此而學是先衆人而有作也日入而息夜在日入之

後於此而學是後衆人而未息也非自强之學而何
席上之珍則其徳可貴夙夜强學則其道可尊二者
有師道焉故曰待聘待問懐忠信則其言有物力行
則其行有常二者有臣道焉故云待舉待取先聘問
而後舉取則學焉而後臣之者也君子雖有為師為
臣之道而未嘗屈道以伸身必待彼之聘問舉取然
後徐起而應之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

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鄭氏曰中中閒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偽言之不愊怛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也

孔氏曰儒者所服衣冠在常人中不自異也人以大物與已已讓此大物辭貌寛緩如傲慢然讓小物如似詐偽亦謂寛緩不急切言儒不以利動也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是柔弱顓愚之貌鄭注愊

怛急切之意

橫渠張氏曰人心中雖廣大然言貌欲處之約言貌不約則便陷於妄若言有條理則猶是狂若無條理則妄而已矣天下之人不陷於此者鮮但有淺深多少之異爾故莫如謹禮衣冠中讀為丁仲反謂衣冠中於禮也其大讓如慢事固有大讓小讓如讓國讓位是謂大讓也大讓則誠然而後讓若不有之故似慢也直是不受如湯之讓天下豈為飾而已誠心而

讓其貌若不受也若夫飲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小讓實如偽為之以為儀爾未必實讓

藍田吕氏曰儒者未嘗無意乎天下之用然非其義也禄之以天下弗顧也辭其大者若自尊以驕人然非自尊也尊道也辭其小者若矯飾而不出於情然非矯飾也欲由禮也由尊道而不屈於世若有所威由禮而不犯非禮若有所愧此儒者所以貴於天下也衣冠中所謂其服也鄉得其中制不異於衆不流

於俗而已動作慎則非禮勿履而已故曰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非容貌之可貴也德可貴而已翔而後集非義則不就此所以難進色斯舉矣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以易退難進易退此所以德可尊也

嚴陵方氏曰衣冠中者中於禮也其容貌之大也則有所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小也則有所不敢為故如愧三揖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

山陰陸氏曰大則小則猶言大讓小讓讀如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之則

晏氏曰衣冠中者中於禮非先王之法服而不敢服故也與子臧聚鷸冠者異矣動作慎者慎於事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故也與莫敖舉趾高者異矣大讓者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故如慢如威小讓者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就賤故如偽如愧難進者進以禮也禮主於敬故三揖而進不

亦難乎伊尹之三聘是巳易退者退於義也義主於斷故一辭而退不亦易乎仲尼之不脫冕是巳是皆動容周旋而可見者故曰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鬬訟

孔氏曰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已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此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

橫渠張氏曰居處齊難齊者齊莊難者恭慎也其難其慎必先信思可信則言是先信也行必中正乃可行諸後是皆備豫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

藍田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儒者之學皆豫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故學有豫則義精義精則用不匱唯其始也不敬則道不立不立則道不充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見大賔如承大祭敬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賔如承大祭者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唯敬與恕則忿懲慾窒身立德

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也

嚴陵方氏曰或居或處不失乎齊難或坐或起不失乎恭敬愛其死非貪生也將以有待於時而已養其身非茍安也將以有為於世而已且居處齊難則人斯齊難之矣坐起恭敬則人斯恭敬之矣言先信則人斯取信矣行中正則人斯取正矣以至不爭其利故人資其利不爭其和故人飲其和愛其死故足以

有待養其身故足以有為若是則非有待物之備先物之豫固不足以致此

晏氏曰居處齊難者端莊而不改易坐起恭敬者謹飭而不敢慢言必先信者無妄言行必中正者無詖行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不以地利便已而移害於人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不以天道適已而移乖於人愛其死者非樂壽而哀夭也蓋將以俟天之時故曰有待養其身者非豐已而忘物也蓋將以行已之

道故曰有為

講義曰道路之開必欲捨險而趨乎易人之常情也於此而不爭險易之利冬而欲溫夏而欲涼亦人之情也於此而不爭陰陽之和者推利害之心與人同之而已有待有為蓋將有立於天下也上焉如微子去紂而存殷祀箕子為奴而後為武王陳洪範下焉者若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霸齊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

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鄭氏曰祈求也立義以為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為貨

孔氏曰此明儒者懐忠信與義之事儒懐忠信而與人交不貪金玉而與人競人則親而近之積積聚財物也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禄

也無義則去是雖畜也其親近於人如此

濂溪周氏曰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於天下所以自為者主於德而已所以應世者主於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貴之在人者也若夫貴之在已人不得而賤之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以人之貴為貴者也若夫我之所可貴人不得而

奪之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主於德在我者也在我者不敢不盡在人者不敢必也志非不欲行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可必其見也道非不欲合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不可必其合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未始遠於人而自異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以忠信為天爵以義為正路以令聞廣譽施諸身不願人之文繡非謂是乎貨財以多

積為富金玉以難得為寳故於忠信言寳於多文言富易祿者易為祿也先勞而後祿則易為祿矣畜為畜而制之也夫衆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不以義而儒者之近人則有異焉

石林葉氏曰寳珠玉者殃必及其身忠信者吉德也故以為寳土地所生以利義則勝利者也故以為土地多積必厚亡而詩書禮樂之文則畜其德者故以

為富
廬陵胡氏曰立義以為土地非義不處也故君子里仁而處義
晏氏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而言忠信者可行蠻貊故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而義人之正路故不祈土地而立義以為土地經天緯地曰文故多文以為富事君者量而後入故非時不見而難得不可則止故非義不合而難畜不

以小言受大禄故先勞而後禄易曰何以聚人曰財
夫金玉土地多積與夫禄利皆財也衆人之近人以
此而已儒者之近人則異於是仲尼以忠信為教而
義之與比百官之富翔而後集色斯舉矣皆此之意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
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
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刼刼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為繼

孔氏曰此明儒者之行挺特而立有異於衆之事儒者委之以貨財淹漬之以樂好執持操行不虧損已

之義苟且而受也攫搏引鼎喻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蟲是鳥獸通名獸摯從執下著手鳥鷙從執下著鳥今一鷙包兩義以獸鷙從鳥故鄭云省也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行既得其所以自貴然强立而不反者不可以不誠至於已誠則所以自貴者猶可保而往也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大人所以立於

世也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動者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也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者也往者不悔幾於所過者化來者不豫幾於所存者神也過言不再知之未嘗復行也流言不極不倡游言也不斷其威將至於儼然可畏也不習其謀將至於不思而得也此成德君子之事也二者皆特立大過人者也

嚴陵方氏曰貨財也樂好也皆人之所利者見利而狥利則虧其義矣故見利不虧其義者是不狥利也衆言人之多兵言器之利見死而懼則更其守矣故見死而不更其守者是不懼死也雖然前言愛其死以有待此言見死不更其守何哉孟子不云乎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見死不更其守者以其可以死也名忽是矣愛其死以有待者以其可以無死也管仲是矣不程勇以況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所顧也

不程其力以况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為其動足以當理而未嘗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為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爾過言不免乎出一之為甚矧可貳乎流言不免乎聞必止之以知詎可窮乎威無所屈人不能斷而絶之謀有所定已不必習而成之凡此非特然而立乎

山隂陸氏曰即程勇者而當之是怯也威不斷而立

謀不習而成

黄氏曰儒者咸有智勇不程勇及不程力者謂非當危難之際則不程量顯見已之勇力蓋君子以仁義閑則可以勇力閑則恥也不程量者謂不比小人無德可稱唯較量力勇以夸矜於人其臨事則反無謀也故云仁者必有勇以其臨難不茍見危致命好謀知幾則臨事之功必克全而無失矣乃儒者勇力之道也往來兩義謂儒者消長否泰之時也謂時往者

雖也否亦不為悔吝時來者雖通泰亦不為逸豫唯守道從義不以窮達移其操

横渠張氏曰騺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與勉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及斃而後已同義於向道亦然當事亦然如子路者亦無愧於此矣過言不再不貳過也流言不極極者不更深思極慮也不斷其威讀為剛斷之斷不習其謀斷與習皆臨事斷習也不斷不習言威常著謀常足不臨時旋安排

也此所謂能特立者也非有立焉能如此

廬陵胡氏曰鷙蟲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此乃暴虎之為非儒者也不斷其威加威必審不輒斷也不習其謀好謀而成不臨事乃習也習猶試也

晏氏曰鷙蟲而能攫搏之人皆以為勇吾則不程計其勇為其暴虎者尚勇而不尚義也重鼎而能引之人皆以為有力吾則不程計其力為其扛鼎者尚力

而不尚德也先儒以謂儒者若過鷙猛之蟲不程量堪當而即攫搏之若重鼎則不豫前商量己力堪引而見即引之信如是則一勇之夫豈儒者之事哉不斷其威則權足以制物不習其謀則知足以決事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鄭氏曰淫謂傾邪也恣滋味為溽溽之言欲也

孔氏曰儒性剛儉飲食常質不溽不濃厚也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剛毅而不可奪以義理存焉以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强禦不畏故有可親可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刼迫辱也淫侈溢也溽濃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欲勝則義不得立不淫不辱所以立義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疑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有所未合也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

改者也何謂可微辨而不可靣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茍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況靣數乎

嚴陵方氏曰德雖可親而不可刼之以力迹雖可近而不可迫之以勢身雖可殺而不可辱之以威不以四肢之安而過其行不以口腹之養而汙其身微辨者諷諭之也靣數者指斥之也凡此皆所體者剛所

用者毅然也然居處不淫飲食不溽而以為剛毅何也蓋淫於居處溽於飲食皆人之慾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非謂是乎

馬氏曰可親以情而不可刼以力可近以義而不可迫以勢可殺其身而不可辱其志可殺以有命也不可辱以有義也

山陰陸氏曰不淫不奢淫也不溽不畀溽也

晏氏曰可親者為其有仁非暴厲無親也而仁者必

有勇故不可劫可近者為其有禮非近之不遜也而秉禮者未可動故不可迫可殺者為其有義雖殺之而不怨也而羞惡者義之端故不可辱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盾大盾也

孔氏曰甲冑干櫓所以禦其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亦禦其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

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更改其志操逈然自成立也與前自立文同其意異彼謂强學力行而自修立此謂獨懷仁義忠信也

藍田呂氏曰儒者剛毅而不可奪則所得於天者可得而保者也仁義忠信有禮皆天之所授也忠信則不欺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有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

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窮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山陰陸氏曰忠信以為甲冑所謂忠信為周是也

馬氏曰自忠信以為甲冑至雖有暴政不更其所皆言君子之所守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待聘至待取亦言自立何也所待者在人所以待者在已故言自

立而此防身逺害之道亦自立也

石林葉氏曰甲胄者自防之器忠有諸中信有諸已亦以自防也干櫓敵人之器禮以區别義以裁制亦所以敵人也仁為天下之表故戴而行義為天下之制故抱而處暴政者時也不更其所守者已也已之自立者乃所以應時故其言異於前之自立也

廬陵胡氏曰前言忠信以為寶立義以為土地言平居時此言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言行乎患

難時表記云仁之為道遠行者莫能至故仁在於力行立義以為土地故義在於自處所猶守也書曰君子所其無逸春秋傳曰以成吾所前言自立與此言自立本皆忠信民無信不立

晏氏曰甲胄者被之於身冠之於首乃設蔽以自營也君子之處已如之干櫓者可以扞物可以先衆乃持以待敵也君子之應物如之仁主於有愛常患乎暱而不尊戴仁者所以尊之義主於有斷常患乎嚴

而不親抱義者所以親之

嚴陵方氏曰仁善為元元者首也故於仁曰戴義善為臧臧者藏也故於義曰抱有立則有所故曰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金華應氏曰被服禮義操執忠信所以自守而禦外侮而又負戴仁義言儒者一身之中無非義理也捍禦於外者愈固而居處於内者愈安雖有暴政不能加之故亦不為之遷易其所而它之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七